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論議

洪範傳

易象論

洪範傳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日五行五事人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日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爲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趣時趣時則中

不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又用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之能事具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已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已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為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者何厚也言

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又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為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為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為魂魂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為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為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

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
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
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
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
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
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
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
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
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
器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
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
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

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
至神爲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
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之
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
之所爲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
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
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
極而生熱熱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
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
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者陰中也
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
者陰陽沖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爲稼斂之而爲穡

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
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
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復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
性夏物之氣交交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
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之形
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央
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潤則火燠土溽木敷
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烝木溫金清皆可
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也
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
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
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

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爲械器皆可知也所
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
謂土化者何能燠能潤能斂此之謂化所謂水
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
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
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革者何
可以圜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
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
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
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
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悍堅而濟以和萬物之所
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下

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
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
作苦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金金生辛故
從革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
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
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熉熱之氣熉故其味可用以
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
用以散土者冲氣之所生也冲氣則無所不和故其
味可用以綏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脉熉則
和故鹹可以養脉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
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綏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
之而後可以熉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綏則用甘不欲

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
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
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
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
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
思為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
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
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後可以思而
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
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

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知不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然後俟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于司寇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

辰下考之曆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曆者數也數者一二三四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非特曆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敷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君爲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中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爲中而已蓋君

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爲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爲所守不協于極亦不罹于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以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于極則非但康汝顏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如此則人惟君之中矣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而言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爲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

之福則獲福者寡矣是爲已甚而非所以勸也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革百以從吾之攸好者吾不深探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瑩獨必進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臯廢之而不畏也蓋瑩獨也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者也高明也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知自用其福威則不期虐瑩獨而瑩獨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瑩獨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瑩獨而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賤最人君

之大戒也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
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羞其材有爲者使在位而羞其
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材有爲者羞
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致此蓋聰不明而
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
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詘賢以寡助而爲不肖者所困
雖欲羞其行不可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
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
而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瑩獨以爲仁不畏高明
以爲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爲智也雖不可誘而爲
智必不使之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賢也雖不
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後有能有爲
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凡厥正人旣富方穀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
之道旣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
治其家使人有好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
能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効而放僻邪侈亦無
不爲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
爲之用人爲之用然後可以爲政於天下爲政於天
下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
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于極弗罹于
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
虐瑩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爲之用者有能有爲
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爲政於天下者凡厥

正人是也既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既言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義所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爲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爲彝是以爲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爲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蕩者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居無黨者言乎其所以所與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者率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

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爲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爲也人爲則與性反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辜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有辜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爲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言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其說以爲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當順而比之以效其所爲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順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

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正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何也燮者和孰上之所爲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爲者也疆者弗柔從上之所爲者也弗友者弗右助上之所爲者也君君臣臣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頓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爲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

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克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慝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養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頓一笑之間而已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臯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序以教胄子而臯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臯陶謨乃獨在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為先至於序德之

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克之事也以其侔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懷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為禍言作威則知福之為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上失位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福

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
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忒者臣
有玉食之効也民側頗僻也易而其僭忒也難民僭
忒則人可知也人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
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僭
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焉而非衆之所能
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
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稱
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
政故稱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
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爲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而

已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
蒙曰騾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何也
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凡七而其爲卜
者五則其爲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爲
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
衍則凶之爲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爲當亦可知
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以
爲福者於文從畱畱則衍之謂也禍所以爲禍者於
文從畱畱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
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
得位矣其爲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
其爲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

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爲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爲強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爲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爲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己已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卿士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人以鬼神爲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亶亶者苞六六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之疑疑而從者衆則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何也尊者從卑者逆故逆者雖衆以作內猶吉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

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王省惟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爲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性皆可知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備則爲常雨暘極備則爲常暘風極備則爲常風燠極無則爲常寒寒極無則爲常燠此饑饉疾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懼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循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常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小大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又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懼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

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爲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爲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辜以致之或以爲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蕙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蕙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爲已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爲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自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不可變所摠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自王至于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摠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故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旣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爲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而王及卿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大詳略得其序則功用興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略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故百穀用不成

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後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歲之所以爲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爲也猶王之所以爲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爲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

視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爲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

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
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所
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使人失其常性
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
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九疇曰
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
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爲初而木之於五行貌
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
壽凶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箕
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于
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于庶證各
爽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之於五行也以
五事修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
建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證
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
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
得其死者衆矣今日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
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
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
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
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于庶人
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
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
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篡

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肅宵征抱
衾與裯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
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而
欲其亡乎

易象論解

君子之道始於自強不息故於乾也君子以自強不
息自強不息然後厚德載物故於坤也君子以厚德
載物自強積德以有載也迺能經綸故於屯也君子
以經綸經綸者君子有事之時故於蒙也君子以果
行育德果行育德則無事矣故於需也君子以飲食
宴樂飲食宴樂所以待人而與之從事者也故於訟
也君子以作事謀始作事謀始則能爲物主故於師

也君子以容民畜衆建萬國親諸侯容民畜衆之大
者故於比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親則無所
用武故於小畜也君子以懿文德德以禮爲體故於
履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也者因時之會通以
財成輔相天地者也故於泰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物不能終泰故於否也君
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泰則通否則辨故於同
人也君子以類族辨物族各有其類物各有其辨則
君子小人見矣故於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
命雖遏惡也不可以爲偏亢故於謙也君子以裒多
益寡稱物平施順天休命而以謙平施則人樂之故
於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樂

成而息故於隨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物不可終息
故於蠱也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育德莫大乎教思
無窮容保民無疆故於臨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
民無疆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莫大乎省方觀民設
教故於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教至矣則明罰
勅法繼之故於噬嗑也先王以明罰勅法明罰勅法
者所以待之而非敢於折獄故於賁也君子以明庶
政無敢折獄無敢折獄者將以厚下也故於剝也上
以厚下安宅厚下者將使人無失其性命之情也欲
不失其性命之情則亦不違其性命之理而已故於
復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所以
應時知應時然後知對時育物故於無妄也先王以
茂對時育萬物對時育物者非稽古畜德之主則不
能故於大畜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
德莫大乎養故於頤也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知自
養然後出處皆有以大過人故於大過也君子以獨
立不懼遯世無悶出則欲獨立不懼處則欲遯世無
悶則德不可無習故於坎也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德行不失其事教事不廢其習然後可以繼明照四
方故於離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所謂明者非恃
其所明則資諸人而已故於咸也君子以虛受人惟
以虛受人而有節於內故於恒也君子以立不易方
所以有時而遠小人故於遯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
而嚴所謂嚴者亦禮而已矣故於大壯也君子以非

禮勿履非禮勿履德之所以昭也故於晉也君子以自昭明德明者自明非所以益衆故於明夷也君子以益衆用晦而明知自明又知所以益衆則言有物而行有常故於家人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言異同故能有容異故能有辨反身修德言有辨也故於蹇也君子以反身修德赦過宥臯言有容也故於解也君子以赦過宥臯能反身修德赦過宥臯則其欲也懲而窒矣故於損也君子以懲忿窒慾能懲忿窒慾然後見善遷有過改故於益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居則修德以動則有功功不可以擅德不可以居也故於夬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

忘能施祿及下居德則忘則衆之所聽也故於姤也后以施命誥四方衆之所聽不可不戒故於萃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不虞知戒矣德之所以積也故於升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積小以至高大而至於命則志遂矣故於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至於命則所以成已也而後可以成民教故於井也君子以勞民勸相勞民勸相莫大乎恭愛故於革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能治歷明時然後能正位凝命故於鼎也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凝命不可恃故於震也君子以恐懼修省修省之道在於正已而已故於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能正已則賢德可居俗可善故於漸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俗善矣其終不能無愛

愛則敝矣故於歸妹也君子以永終知敝黜斲以待
人者盡矣故於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折獄以刑君
子所以明慎之時也故於旅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
不留獄不留獄則治道終矣終則有始故於巽也君
子以申命行事申命行事不可以無學故於兌也君
子以朋友講習所講習者仁義而已故於渙也先王
以饗帝立廟饗帝立廟則仁之至義之盡矣其推行
之也度數不可以無制德行不可以無議故於節也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制數度議德行則欲急已以
緩人故於中孚也君子以議獄緩死急已以緩人者
依於仁而已故於小過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依於仁則無患矣故於既濟也君子以
思患而豫防之物不窮也故於未濟也君子以慎辨
物居方辨物居方者物之終始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禮論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君子以修禮為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論議

周南詩次解

禮論

禮樂論

大人論

致一論

九卦論

周南詩次解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為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

次以葛覃有女功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嫉妬而不逮下乎故次之樛木無嫉妬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螽斯子孫衆多由其不妬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時國無鰥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鰥民然後好德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兔置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和平而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采芣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閔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雎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誦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

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

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相志之與氣相爲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爲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爲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

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爲仁保氣以爲義去情却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

取人而後聰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
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
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
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
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
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
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
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
之物豈特形骸自爲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
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
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
矣是故非耳以爲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

下之聽非目以爲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
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爲而所以聰明者非耳
目之所能爲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
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蕢桴土鼓而樂
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污尊杯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
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
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
盍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
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
爲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
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

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
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
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
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
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
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
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
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
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
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

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
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
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
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
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
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關陰陽是
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
臯聲聞于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
天地之間揚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
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
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
下爲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

樂之文以順流俗爲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舉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已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非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爲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聖人之道爲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鈎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幾久矣內而好愛之容蠱其欲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已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

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
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
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
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
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之高也日月星
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
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
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
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
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
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
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
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不同
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
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
二也造父用之以爲御羿用之以爲射盜蹠用之以
爲賊

大人論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
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
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
其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
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

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
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
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
異也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
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
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噐而剛柔有
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
道於乾爲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
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
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噐而剛柔有
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
以大人則其道之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孔子曰顯

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
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而無所見於
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
聖矣故神之所爲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
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
德業之卑不足以爲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
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
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
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
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
全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爲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

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取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爲無益以小惡爲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
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
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
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
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
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
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蓋不一也嗚
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
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
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
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
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
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
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九卦論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
盡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
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
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
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
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
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
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然而猶困

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踈矣夫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爲之內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夫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

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恒雖能久其德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則動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辯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井者所以辯義巽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乎井巽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

後世之人一困於時則憂思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至於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義故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宜乎其處也然而困焉者限向預困於命者世于不問及不味而益夫學政也其至難政也其前限而不問而矣其必變其變而和亦難益而後可也其變味於平吾之論政吾味而日限吾之行亦和矣其吾于不問以不味而難益又其難而天不事味難其平其本而不和當其難以自固限有和而夫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論議

九變而賞罰可言

夫子賢於堯舜

三不欺

非禮之禮

王霸

性情

勇惠

仁智

中迷

行迷

九變而賞罰可言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疎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弛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

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未之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臯陶士垂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蠢茲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臯陶方祗厥

叙方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至後世則不然仰而視之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爲吾之所爲而已安取彼於是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伺其間而出於是言道德者至於窈冥而不可考以至世之有爲者皆不足以爲言形名者守物誦數罷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力之不贍魁然自以爲聖人者此矣悲夫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莊周古之荒唐人也其於道也蕩而不盡善聖人者與之

遇必有以約之約之而不能聽殆將擯四海之外而不使之疑中國雖然其言之若此者聖人亦不能廢

夫子賢於堯舜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爲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爲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苟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爲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

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寢明寢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爲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聖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三不欺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爲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爲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爲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耻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

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於前曰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非禮之禮

古之人以是爲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爲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爲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認認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爲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爲不善而湯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爲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爲蔽一而其爲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爲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爲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爲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爲禮之權也且奢者爲衆人之所欲而制今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矣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蔽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釋者曰非禮之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藉交以報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爲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爲乎嗚呼蓋亦失孟子之意矣

王霸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

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
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
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
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
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
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
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
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
異也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
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
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
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
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爲
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
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
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
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
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
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
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
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
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
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

勇惠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爾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以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

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爲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弗思而已矣

仁智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
未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
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
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
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
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
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智者動何
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
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
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
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芴溢乎四
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
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芴溢乎
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
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
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
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
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
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
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
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
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
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中述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
宰子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
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
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子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
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
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
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
則未爲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
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
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
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子冉求二子
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
平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
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
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
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
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
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行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
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
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
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

遇賢者度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論議

夔說

鯀說

季子

荀卿

楊墨

老子

莊周二

原性

性說

對難

夔說

舜命其臣而勅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夔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陞益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棄契臯陶夔當是時蓋已爲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勅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陞益伯夷夔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夔而不然乎使夔爲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夔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夔也亦無所疇夔之受命也亦無所讓則何以知其爲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窘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次命棄以爲稷也民旣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爲司徒也旣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臯陶以爲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爲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

木也故次命益以爲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爲典禮也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有禮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以爲典樂也借使禹不能摠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皐陶不能士塗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爲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爲伐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夔哉

絲說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絲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絲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絲雖方命圯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絲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季子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

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爲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爲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爲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而聘既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爲不足而害於使事哉若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爲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爲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爲不足觀也況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歛以時服旣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爲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

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荀卿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已仁者愛已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已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已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論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已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爲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已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爲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已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已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已愛已故能使人知已愛已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

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己愛己者也今荀
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爲荀
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
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
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
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
謂知人矣

楊墨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
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
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爲也夫
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

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爲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
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
謂爲己矣楊墨之道獨以爲人爲己得罪於聖人者
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
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
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
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
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爲己爲己學者
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爲人爲人學者之末也是以
學者之事必先爲己其爲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
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
爲人而卒所以能爲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

以爲已而其志已在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已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爲已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疎之別而方以天下爲已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已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

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
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
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
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踈矣
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
也故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
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
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
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
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
子之德不以萬物于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
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
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
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
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
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
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
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
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
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
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
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

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旣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莊周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旣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說說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原性

或曰孟荀楊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

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

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哀惡慾情者乎喜怒哀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哀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智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智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於智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智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

皆有意於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

性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

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

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對難

予爲揚孟論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難予者曰子之言性則誠然矣至於言命則予以爲未也今有人於此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賤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貴其行當得天下之大禍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貴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賤其行當

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禍此則悖於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於是君子曰爲之者天也所謂命者蓋以謂命之於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進九官誅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二伯誅二叔若九官之進也以其皆聖賢也四凶之誅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聖賢也二叔之誅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則人之所爲矣使舜爲不明進四凶而誅九官成王爲不明尊二叔而誅二伯則所謂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爲可強以爲之命哉曰聖賢之所以尊進命也不肖之所以誅命也昔孔子懷九官二伯之德困於亂世脫身於干戈者屢矣遑遑於天下之諸侯求有所用而卒

死於旅人也然則九官二伯雖曰聖賢其尊進者亦命也盜跖之罪浮於四凶二叔竟以壽死然則四凶二叔雖曰不肖其誅者亦命也是以聖人不言命教人以盡乎人事而已嗚呼又豈唯貴賤禍福哉凡人之聖賢不肖莫非命矣曰貴賤禍福皆自外至者子以謂聖賢之貴而福不肖之賤而禍皆有命則吾既聞之矣若夫聖賢不肖之所以爲聖賢不肖則在我者也何以謂之命哉曰是誠君子志也古之好學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由此而言之則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君子雖不謂之命而孟子固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爲不肖何以異於此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謝山先生文集卷六十八

自命也口不言之所以謫不言何以異於其始

